

浪迹天涯

Langji

tianya 张 拴

广东省归侨作家联谊会

浪迹天涯



张 拴 2006年1月广州竹丝岗

浪迹天涯

张 拴

*

出版：广东省归侨作家联谊会

印刷：广东精装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9×1194 毫米 1/32 印张：6.5

字数：150 千字 印数：1—600 册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目 录

题《浪迹天涯》二首	张海鸥 (1)
八十书怀	(3)
自画像	(9)
奴莎掠影	(16)
登天宝华山	(25)
游鹿园	(29)
豪宅梦	(35)
看卡通	(39)
羊年随想	(43)
羊年邮票	(47)
猴年邮票	(51)
年初一“三戒”	(53)
黑色幽默	(57)
圣诞卡	(59)
圣诞 Party	(61)
高枕无忧	(65)
感谢圣诞老人	(69)



要和平	(72)
拯救女兵林奇	(75)
冤冤相报何时了	(78)
居安思危	(80)
事后诸葛亮	(83)
香港也有扫街秀	(86)
祭 SARS 文	(88)
闻鸡色变	(92)
赛马轶闻	(94)
舞影狂风 (外一篇)	(96)
丑八怪斯大林	(100)
看来年轻	(103)
笑话连篇	(106)
台选花絮	(109)
变味民主	(114)
奇文共赏	(116)
“卵葩”风波	(118)
天上掉下来的民主	(120)
月饼遐思	(123)
麦当劳	(125)
皇帝宴	(128)
漫话火锅	(130)
茶趣	(134)



食糜配咸菜	(137)
种菜乐	(140)
长命锁	(142)
公德心	(145)
鸡对鸭讲	(148)
梦想成真	(151)
将差就错的生辰	(154)
看病小记	(157)
老来胖	(160)
马大哈	(164)
弹奏生命音符	(166)
赤脚大仙	(168)
洋雷锋	(170)
义务老师	(172)
逛跳蚤市场	(176)
中山装轶闻	(178)
有情人终成眷属	(180)
澳洲之春看奥运	(183)

后记

附录

热血沸腾诉平生	陈景明 (195)
居澳洲长者的新生活	阮 霞 (199)



老二哥
张海鸥



题《浪迹天涯》诗二首

张海鸥

—

浪迹天涯忆旧游，
胸臆澄明好个秋；
竹杖芒鞋轻胜马，(注)
春风骀荡足风流。



二

循例未闻雁西飞，
腾跳七载入翠微。
静观文化碰撞事，
笑看选战狗咬龟。
莹莹两制向光转，
浊浊幽噎扫羈危。
抒怀一统欣自得，
洗耳候听旱天雷。

二〇〇六年元旦

(注)苏轼 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竹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
一蓑烟雨任平生。





作者二〇〇五年秋摄于广州



八十书怀

踏入 2006 年，哟！我正好八十岁。

古云“人生七十古来稀”。如今能活到八十这般岁数的大有人在，可也是十分难能可贵，怎不教人乐呢。

八十岁这命水说长不长，据现代科学论证 150 岁才是人类生命耄耋之龄，如此说来，八十岁岂不正是如日中天，难怪江泽民七十七高龄那一年，还自我幽默是年轻的老人呢；论短也不短，掰开手指逐个数，八十个年头是三万个日日夜夜的漫长人生路，够云游天下、阅尽人间美丑和尝遍人生苦乐。如今，我又阴差阳错地跑到阳光海岸之滨做起新番客“叹”世界，有人还戏称俺留洋开洋荤变番仔去了。可不是吗？七十二年前，我从泰国回赤寮乡下，厝边的老姆、阿婶



不是都叫俺为番仔呢，难道悠悠岁月又把我变回番仔了。是的，我像一只不自量力的大雁，奋翅南飞棲息在奴莎河口渡晚年，洋装穿在身，依然是赤子心，何变之有？！自嘲老汉乐意以四海为家，不枉在人世再走一回，开眼界看世外桃源，本该获得“自得其乐”老人荣誉奖才是。

八十，是国人充满畅想的鸿运数码，是一曲生命永恒的嘹亮赞歌。瞩目古今中外，几多老叟老妪十分关注这来之不易的生辰吉日，忙着张罗摆寿宴、赠红包、吹蜡烛和唱赞歌，真乐得其所，鼓捣得俺这个“忘却了生辰”的 Senior 未免心有所动，敢情也来一回做八十大寿，让那生命的火花再度闪亮。然自问俺乃一介平民，值得兴师动众自我张扬去凑那份热闹吗？何必“邯郸学步”堕入世俗所谓尊老的程式中自讨没趣，偶尔想起前几年花旗老人老布什，震世骇俗的搞一回 4500 米高空跳伞，自我庆祝七十五寿辰，大概是不过瘾而在 2004 年又故伎重演，再搞一次高空跳伞庆祝八十大寿自取其乐罢了。这洋老头活得真够潇洒啊！

不管怎么说，这寿固然要过，既然不想搞以填饱肚皮为主题的祝寿——因国人正高高兴兴奔小康，不在乎吃喝这一餐了。也不愿意听那首千篇一律、老是一个调门的 Happy birthday to you 的洋赞歌，更无资格学那洋老头搞高空跳伞吓唬人，患得患失之心，倒给自己弄糊涂了，最后来个从简就陋，还是自己掏腰包，费点精神把 2003—2004 这两年在奴莎写下的文稿结集成册，权充老汉自度八十大寿的乐趣。

《浪迹天涯》是继《阳光情》和《奴莎行》之后的第三本旅澳随笔手记，它汇集了 2003—2004 两年来发表于当地报



刊的作品，记录了我在奴莎的生活轨迹和心路历程。我充分理解：身处于夕阳西照的晚景中，在西方文化的熏染下，一个可以自由生活的新天地里，当步临人生八十门槛，这有限的生命能量，犹如一棵行将枯朽的老树重发新枝，迎风挺立，我没有白白浪费离休后即将逝去的第20个年头而感自慰。

当今商品社会出版书刊既活跃文化生活，更是为了赚钱，俺出书一非为名，二也无利可图，反而倒要支出离休金而被认为“傻冒”。偶想起两年前香港玉女歌星周慧敏写了一本《我的猫儿子周慧豹》，是给她那宠物献爱心。我没养宠物，更无那份耐劲，如果说出书可以寄托情思的话，我揣摩这本行将付梓的《浪迹天涯》，其中像“年初一‘三戒’”、“长命锁”怀念已故的老祖母，“圣诞节 Party”凭吊泰国已故的四位姐弟妹，“老来胖”献给远在广州老二哥，而“将差就错的生辰”献给与我相濡以沫的老伴。总之，这本以“八十书怀”为开篇的《浪迹天涯》，献给我的亲人和新朋老友，共渡人生途程中的美好时光。

“天若有情天亦老。”当我踏上八十垂暮之年，明知来日无多，倍感生命之可贵，趁现在脑袋老化尚未老态龙钟，体力衰退仍未颓预，生活尚能自理而不需扶持的好景下，继续迈开双脚，走进夕阳西照的光晕中去做那未来的“中国梦”。

我做过许多梦：

我梦见墨子走进联合国大厅，向与会各国政要推销他三千年前那套《非攻》、《兼爱》和《相交利》的和平主义新哲理，劝喻世人珍爱这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墨子的高见，获得与会政要的认同。

我也梦见马克思到普陀山紫竹林，参加一个隆重的颁奖盛会，授予知名港商李嘉诚先生一座“人间还是有好人”的莲花宝座奖杯。老马赞誉李嘉诚构筑全球公益事业的基金平台，其所付出的爱心已成为改变社会的新动力，老马还感叹：没料到一百五十年后重返人世，目睹资本主义可以使私人资本变成社会资本啊！

我还再次走入梦乡，到莆田湄洲岛朝拜妈祖庙。亲眼见到妈祖显圣，经妈祖苦口婆心劝喻下，终于撮合台海两岸领导人坐在一块，签订“中国不武、台湾不独”的君子协定，从此，台海一片风平浪静，全球华人整合起一个大中华联盟经济圈。

.....

梦，超越时空，真假虚实，变幻朦胧。

梦，远离现实十万八千里，我不介意被誉为是造梦，而每一个梦都是从脑海深处蹦出来。

我自嘲，大概是人老心不闲，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才能做如此离奇却不离谱的怪梦，令我沉醉在欢愉莫名中。

我老眼昏花看世界，展望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和平与发展的世纪，是摒弃旧观念告别革命、走上大民主、自由和法制的新时代，条条大路通向人类社会的现代文明。回眸往昔，曾经在大陆持一党专政的蒋介石，跑到台湾后仍以“三民主义”营治台湾，到蒋经国时代，随着大势所趋改弦易辙，走上民主政治之道，还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上世纪被英国管治的殖民地香港，终于到了“百年还珠”之日，在邓小平所设计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蓝图指引下，治出一个追求民



主、自由和具有普世价值的国际城市。今日这资本主义体制下的香港，不是比社会主义的中国享有更多的自由和民主，社会透明度更清晰，法制观念更强吗？“一国两制”的香港，给港人带来福祉，而且为中国人树立一个建设民主自由政体的样版。连邓小平自己都没料到，他一手创造的“一国两制”能产生如此神奇效应吧？

苟延生命逢盛世，综观现代中国坚持改革开放，走上市场经济之道，显示了新的活力，政治改革依然步履维艰，乍寒乍暖，阴晴不定，随着中产阶层的壮大，人民的公民意识和民主意识的不断提高，在世界上经济走向全球化一体化，政治上实现现代化、民主化和多元化的新潮流推动下，相信国人期待《百年寻梦》的未竟事业，将会在本世纪的前半叶或中叶兑现。即便是我不能目睹中国这一历史性的转变时刻，但我的儿子孙子肯定可以看到未来美丽中华那一震撼心弦的画景，同声共唱《世界大同》的国际歌，漪欤盛哉，我们壮丽富强民主的共和国。

2006 年元旦广州竹丝岗



泰国万磅『泰昌』号是我的家，也是我的出生地。它经两次火灾和日军侵泰战争的历练而浴火重生。一九八七年我重新踏上阔别五十年的『泰昌』与发弟在家门口相拥而笑。



潮阳赤寮华里东门外二房祠东侧的宜尔居，是我的第二个老家。1933-1947年，我在乡下度过难忘的青少年岁月。



自 画 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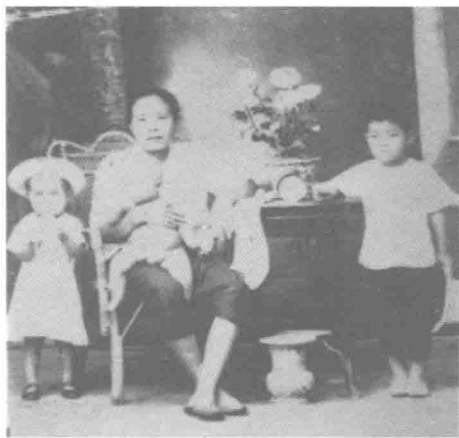
我丙寅年出生于泰国,生肖属虎,有幸与历史名人秦始皇、唐寅、孙中山同攀虎背,沾上点光。“虎阳物,百兽之长。”俺自我审视却乏虎之威严,然因乳名阿福而自称为福虎也。

今人喜欢卖弄星座,咱人老不入潮流,不知那十二星座是何物,自认是天下平凡人,对不上天上星座之辈。

我祖籍中国,老家汕头潮阳赤寮,姓氏张。据赤寮乡志称俺老祖宗是六百年前从福建莆田迁广东澄海龙眼城,后于明朝初年再迁潮阳赤寮,按乡辈序排二十一世。

我乳名庭福是由父母起名,其用意在于为家庭带来幸福。回乡下读书由学校校长起个书名叫应祐,“福祐其昌”仍算是个好名字。走上社会自取单名拴,也不知当时为何取一个粗俗封闭的名字,幸好这个名字属于行偏门,世上罕见,以免引来诸多同名的麻烦与误会。来澳洲后本应入乡随俗起洋名,但皆因保持男子汉站不改名坐不换姓之“气节”,仍用回老祖宗名姓,只不过须按洋名倒置称呼为拴张——Quan Zhang。你听听,叫起来有点怪怪的,多拗口呀!

家庭出身:父辈在泰国营小商,解放后被共产党列入准剥



这是我一生中的首张相片，我倚在母亲怀抱里，右为五岁的二哥左为老阿姐。八十年的岁月风尘已经湮没了我的面孔，却留下一页珍贵且令人难忘的记忆。

削阶级一类，土改时差一点被农民兄弟推进地主反动阶级另类。其实俺家靠侨汇过日子，父亲旅泰奋斗了几十年、花了五千个大洋建了一幢四点金大屋外，无田地可耕，根本与地主沾不上边，皆因这幢亮丽大屋惹乡中某些痞子现眼，幸好当时俺老祖母和二嫂胆敢与他们抗争，才免沦落成为地主家庭悲惨境况。

文化程度：读小学时拜过孔老夫子，受过乡村六年小学教育，读过三年初中，可算是捱过“十年寒窗”苦。敝村贫穷，从来未曾有过读初中毕业的读书人，故被村中父老封为本村秀才，可享有穿上长衫入祖祠拜祖宗之荣。“福兮祸之所伏”，正因负“秀才”之累，被乡中房族暗中推荐充当“假冒”的县参议员，自己毫不知情，“文革”期间，军管欲将俺往“五类分子”里打，幸好林彪死得早，令俺避过杀身劫难，险哉！“文革”时“响应”伟大号召，下放英德走马坪“五七”干校呆了四年。干校乃炼狱，故不算学历。来澳洲后读了一年洋书，小有长进，至今仍列英语聋哑



人。

语言方面：具有驾驭四种方言能力。潮州话是正宗母语，如果澳洲需要潮语传译的话，俺可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普通话，台湾人叫国语，广东人叫官话，是我日常的生活用语；还懂广州话、客家话，共通懂四种方言，不简单吧，可以走遍半个大中国；别忘了，还可以讲几句像“好嘢又嘢”、“骨摸你”的英语，自认蛮流利，洋人都听得懂；泰语也可讲“恁颂杉丝”、“鸽败均考冬”，够玄乎，听不懂的话无妨译成“一、二、三、四”、“回去喝稀粥”。

社会职业：具有“工农兵”三缺一之社会经历。

兵，不在话下，从游击队到正规军当过十年兵和二十八年警察，算是从子弹缝中钻过来，得过一枚解放勋章和两枚人人皆有的解放纪念章，临下岗时还捞到一枚挺厚重的差佬荣誉金章，可惜不是真金的。这几个章都留在广州从未佩戴过。澳洲每年的 Anzac Day，眼见那些佩带奖章的老兵在街上游行亮相，多神气！多少患点红眼病。过去梅雨天时，我都会拿出来擦拭一番。眼望奖章，它代表一个时代的使命感，都令人有热血升腾之冲动。不管怎么样，藏着吧，现在用不着，兴许将来可成为珍贵文物呢。

农，家虽无分地，却从公营中租了四分地种水稻、番薯和种菜，是属



左：三级解放勋章

右：一级金盾荣誉章